



1 4  
1555  
187

187





門 14  
號 1555  
卷 187

宋遺民錄卷六

唐玉潛

唐珏傳

金華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貸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眾皆驚  
駭前請曰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本



忍陵寢之暴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  
我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  
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  
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屠及哀陵  
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  
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爲越治中招珏子  
師閒問曰吾

言陵骨豈君也坐有指

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  
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  
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  
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  
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  
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去比  
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  
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  
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聞人亦奇



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其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母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予溪上示遊杭雜橐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予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

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恩橫肆勢焰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閒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



諾中有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且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祝民悲

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匹曉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

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瘖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吾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



宗邪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願願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

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鷹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



誰家珠鳥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  
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予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  
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叟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  
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六合勢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  
鼾睡耳聖朝量包覆幬恩完猶狘煦育亡國遺亂坦無  
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  
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  
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

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  
下者之資稟與予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  
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  
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  
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  
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  
哉吾謂趙氏昔者之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  
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  
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



者采焉

跋

董幾重

石林吉翁

釋欲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剔骸之慘勢張威攝孰  
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  
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幣於暴露之後拔  
游魂於獸羈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燄視漆身隕  
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  
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載采

厚齋載道

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  
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  
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  
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  
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  
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  
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祕計  
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



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  
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  
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殆矣  
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  
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  
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  
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  
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玉潛

謝翱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翱之所作也宋鼓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鑄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迺乘莫夜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唯一日焉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為諸浮屠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



民籍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  
 渾所敗歎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  
 不利於恆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恆星者常  
 時者矣天文志恆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願  
 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  
 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  
 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玄宗  
 山岡有龍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  
 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此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  
 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況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  
 鳥也杜甫拜蜀鳥  
 之魂者良有是乎

予既注臯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

通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而自質焉適文獻

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謂聞之文獻者曰

楊總統初欲利殯宮之金以為妖言以惑主聽

而發之越中王脩竹一日金帛與諸惡少眾皆

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今乃有賜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

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

陵以下欲隨號收殯爾眾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

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為識此歌詩之所為作也其



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諸鄙見於傅君矣故未卽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傅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翹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於卷末且以窆宋遺骸事爲唐珏及王脩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

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脩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翹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翹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余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

日孔希普識

清明日

唐珏



萬花正開風雨惡曉起新晴花正落老夫未起失芳期  
賞心但覺隨年薄今年花落明年開去年看花人不來  
死生榮悴俱可哀綠陰滿地成蒼苔

穆陵行 有序

宋理宗葬永穆陵傳之未幾而國亡元至元二  
十一年僧嗣古建言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  
夏人楊輦真伽與承一桑哥表裏為姦惡奏發  
諸陵金寶以其遺一白塔於錢塘舊內基上  
且截頂骨為飲器一夷狄禽獸所不忍為而

為之者也太祖臨御之時盜發鳳翔古帝王諸  
陵有司上聞即命禮部復改葬國亡陵寢豈期  
至此大明洪武二年正月皇上手敕相國李善  
長遣使北平追索飲器於西僧汝訥既至即命  
瘞京之南門高座山八月復返會稽故陵四年  
六月予以儒忝徵因感其事作穆陵

君不見漢文在昔晏駕時霸陵儉葬盜莫窺又不見嬴  
秦當日天位棄侈葬驪山盜過至一時總抱萬乘材修  
德行仁邈難擬宋南渡後稱理宗禮樂制作宣皇風朝



廷有道邊境謐擊壤康衢歌歲豐漢文可師秦可監龍  
駕賓天淚盈頷羽衛芻靈相後先永穆陵頭瘞弓劔國  
祚衰微社稷亡有元朔漢歷數當山河一統混夷夏諸  
蕃琛貢朝明堂豈期姦僧與權相奏發諸陵會稽上壘  
成白塔貯殘骸屹立故宮增感愴玉魚金盃輦載歸設  
心禽獸猶或稀理宗之理謚莫比道統不闡天人微姦  
僧肆奸志截頂為飲器終天之憤痛莫伸誰料今逢大  
明世大明天子坐紫宸手敕相國言諄諄西僧驚悚遠  
函獻差日瘞藶施至仁既擇高座山復返會稽壤精神

魂魄得全歸聖算睿謨咸戴仰緬思古陵發鳳翔敕葬  
禮服尊前王冥冥報復信不爽千載史書昭耿光

貝瓊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

言惑主盡發殯宮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為

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

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葬金陵聚寶

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



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固  
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  
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鳶及狐兔  
真人歛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卻南返  
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閒萬事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書穆陵遺骸

以下知不足齋輯補

宋 濂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  
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

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  
建浮圖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  
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  
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  
器於西僧汝訥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  
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白塔行

并引

王 逢



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翠蓋萬  
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辟歷一  
聲天地裂右雷門唐珏玉潛先生感雷震白塔  
而作也始宋諸陵被總統楊璉真伽遷置故內  
鎮以白塔先生嘗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躬拾  
不盡遺骨別葬山中既先生植冬青為識遇寒  
食則密祭之一夕夢黃袍者數人率一嬰兒狀  
玉雪指示曰以此報掩埋之德先生後得子因  
名琪琪字溫如豪於詩至正己亥子遊錢塘會

平章張士信壞塔毀城且聞松江僧慶講主道  
宣傳誦是詩宣幼從琪學有請乃為賦白塔行  
并系前後事歸之宣云

塔成始刺天塔壞漸平地一曲冬青花江山肅秋思

右詩載王逢梧溪集諸所引書無及琪者特附於此  
通介叟鮑廷博記

南宋諸陵復土記

王賓仲光

至元十三年丙子宋鼎北上園陵虛曠闕衛越二年羌  
僧賊楊萌惡躡藉后妃皇族體魄皆沈壓塔下塔在臨  
安密近故內至正十九年己亥雷火震燄壞塔太尉海



陵公飭勵徒旅浚發塔下深石奉陟沈壓疏理藻雪潔  
嚴虔粟設禮陳樂扈送歸舊園陵后妃皇族體魄皆往  
焉

始皇冢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溫韜發之  
其民人也宋諸陵發之乃西羌猾賊何誅焉如唐林  
諸民人漢唐不聞有之羌賊所埋將百年海陵公啟  
還舊藏亦奇事焉

右記見別本真蹟日錄予前所刊未有也趙君晉  
齋魏從維揚鈔得之會予刻遺民錄告成亟補錄  
之以廣異聞海陵太尉蓋張吳王士誠正王梧溪  
所云壞塔發城時也嘉慶戊辰六月廿八日寓兩

粵會館識通介叟  
時年八十有一

寄常州簿鄭宗仁

連文鳳

稽山禹穴莽爲狐兔神龍遺蛻散亂榛蕪孝子  
仁人一夕悉取而歸之有人心者能無愧乎聞  
此怨泣寄以詩

玉立蓬萊問淺深仙裙不受海塵侵千年愛護神龍骨  
萬里淒涼老鶴心夜月照愁低草色秋風吹淚哭松林  
錢塘流水情何限誰采蘋花學越吟

右詩采自百正集讀此知冬青之役鄭亦與其事  
矣亟附存之通介叟



唐義士事行備載傳文及諸題詠名曰義士信不誣  
矣鄉先達學士程公編入宋遺民錄中義士之名千  
載藉以不朽義士無所爲而爲者亦豈計其名之傳  
不傳哉然心同具此理者不能不一表章之愚刻此  
卷蓋亦竊慕前人而爲之役耳晚學休寧隆阜戴勉  
謹識

宋遺民錄卷六

宋遺民錄卷七

張毅父 附錄一

張毅父遺事

陶九成

張毅父先生別號千載心廬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  
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旣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  
城下先生求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寓  
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  
一櫝公受刑日卽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  
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



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  
斷明日啟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  
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  
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  
之人能不頽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鄧中齋題曰日炯  
炯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  
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閒

書集杜詩前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

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  
元日文天祥書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  
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申齋撰公傳皆有  
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宏毅即序中所稱自  
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  
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閒存其本永樂丙申予  
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張千載

收骨燕山白日寒  
杲卿髮尚直衝冠  
誰將千載交游義  
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義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  
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求見曰丞相  
赴北某亦往遂以宋故官營求江西省咨之北寓於  
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  
凡畱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  
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

骨寘囊併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  
怒云繩鋸髮斷其子心動毅然必啟視之則有繩束  
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  
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  
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  
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廷博案歐陽夫人先丞相自到死丞相獄中作文  
祭之見張樞文丞相傳補遺又汪水雲浮丘道人  
招魂歌其第五云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  
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肖偷生作人婦左掖虞  
三知不足齋叢書



姬右陵母一劔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  
為忠臣妻烈女元量在燕時與丞相獄中倡和忠  
臣烈女述丞相祭文中語得之目擊安得有張千  
載心尋訪夫人於俘虜中事此與黃冠歸故鄉之  
說皆當時降元諸臣造作以汚蔑之者正須溪贊  
中所謂昔忌其生今妒其死也陶九成既誤信之  
載在輟耕錄筆墩又從而轉述之不知與第十卷  
所收張樞丞相傳相矛盾也

宋遺民錄卷七

宋遺民錄卷八

方韶卿 附錄二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柳貫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  
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  
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  
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  
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覽常欲  
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益老



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  
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閣門舍  
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  
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時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  
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  
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間士於書  
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有司  
後乃束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  
節嫻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旣益工業

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涓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  
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撫雲月嘲哢林水閒晚善括  
蒼吳思齊善父武彝謝翱臯羽序其倡荅諸詩曰風雨  
集以識臯羽無子歔歔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嚴子陵  
釣臺南閒歲西游訪遺攬古典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  
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  
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  
文字交積其橐卷滿數十便東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  
遊京口沂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大龍湫



挾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生  
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事  
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者  
千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爲不死者  
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有二夫人李氏先卒於貫爲  
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  
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黃嶺男二  
人樛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  
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

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  
有祿食於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  
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  
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聞整整  
不見老人欷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  
事以訃至貫爲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旣葬矣琢詞表  
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  
夫銘曰

不躓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鞞鐘鏞槩



若釜鬻鼓閒出聲震轟巖巖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  
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滯不愆不薦廟郊卒死于  
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  
如車如幃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方鳳小傳

縣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卿唐玄英處士干之後遠祖逢原  
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子揚遠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進士第  
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歿贈太中大夫

至鳳凡七世鳳有才學嘗遊杭都所交皆名士將作監  
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  
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斌與丞相陳  
宐中為親舅弟鳳因得見宐中三以策告之雖不能聽  
奏補初品官既而宐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恩授容州  
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鳳善歌詩通毛鄭二家  
言晚遂一發於詠歌音調淒涼激切臨沒屬其子榜題  
其旌曰宋容州示不忘也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  
彙二子榜梓皆能詩無愧於鳳云



方先生詩集序

黃潛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毫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旣無所繫矣而其詞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物改抱其遺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

剩水閒往往握手歔歔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沒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樛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槩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游先生門最早圖其不朽者甚悉旣緘辭銘其墓且



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  
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伴來  
俾為之敘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  
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  
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為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  
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  
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  
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  
諱鳳字韶卿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有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  
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於其藏  
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為文  
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緇苟其行之  
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最精者為  
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醜若其賦  
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  
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



始先生之播學將啟秀而揚菲駕方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石爲弦韋悲天末之迴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唯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顛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雲龍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畱題或登高慷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

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

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興駟玉軾而驟雲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爲銘亦旣琢於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日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遯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魂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藝裡不揚於列星則蒸爲菌芝渺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爲位之初併



矢心以薦厄來格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雨夜呈韶卿

謝翱

相看隴上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獨自聞野  
花同楚越江靄雜朝曛不得鋤芝朮逢樵卻寄君

寄韶卿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諸老盡  
雨燈動是十年疎休官陶令長思友陋巷嵇康懶報書  
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無地可耕漁

寄方韶父先生

黃潛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  
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  
祇想後身棹響官河山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  
舊詩 矢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少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

羅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

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峨



重斯文寄跣足修程可奈何

香父先生

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  
勗哉歲寒情  
棲遲憐繁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  
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  
有酒無用滑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空勿爭  
天道有定分  
聳丞遂已矣目斷千山重煙霞故無恙  
勝會何由逢  
寒華衰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  
千里期一嘗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雨翁故復可憐人傾葢長安四十春  
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林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  
橘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矗萬仞我乃廬其東日夕與山對  
今茲踏玲瓏起  
左信奔鹿當前任啼狖大嘯崖石裂一覽  
天宇空蒼松  
飽風雨絕壑挂老龍樵斧不得斲撫根憩  
吾躬邈哉軒  
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悲遺  
弓猶傳少女



靈鍊玉於焉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我來重懷古  
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魄胸

仙華山招隱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蛻尚陵歆碧  
墮升棺影青分產桂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溼鷄翹有約  
成孤憤無人重久要參龍因姓氏使鶴誤軒軺冉冉將  
終老冥冥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遊寶掌山寺

茲辰欲有適軒車偶來駿斷蒼北村南看竹晴窗陰接

語未及久相邀詣叢林澗行任詰曲巖眺經欽崆於時  
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子夙  
好遊忽忽老見侵孤興尚衡霍遐思或巫黔況此近居  
里而能盍朋簪裂石發悲嘯浴流引清斟捫蘿復忘疲  
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病見笑山水淫人生本來浮世  
故未易任蘚崖拂前題俛仰已昔今我法始用我睠言  
屬同襟

仇仁父詩序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



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益益中見此古鼻洗  
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  
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  
詩為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為詩故氣渾  
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為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  
鮮麗今君畱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執之從仇君曰近體  
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案下似有脫誤融融化事往往於融暢  
圓美中忽而淒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  
嚮之所以為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

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躑躅焉小者至  
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  
黍離居嫠而不念儀髯望白雲而不思親過州西門

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  
哉此予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為窮所移又明年復相  
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子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  
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予知之後世亦必有  
知之者矣友人東陽郡遺民方鳳韶父

宋遺民錄卷八



宋遺民錄卷九

吳子善 附錄三

吳思齊傳

任士林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入父遠龍  
 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  
 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鄰之免女  
 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  
 輒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岡謝翺睦方  
 燾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



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遂仕員郎當  
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  
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  
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  
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日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  
方饒州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婿禮不衰  
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  
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  
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漸以論謝堂

出臺爲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齊以書正之  
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  
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以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  
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  
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  
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  
生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闕者深其根於遠者不  
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俟命錄斷自孔曾以



下死生瞭然貞矣哉

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三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宋 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邃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

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邃爲古文卽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鎮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



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  
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  
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謂通籍可  
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  
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  
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卽城徒厲民耳其  
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  
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  
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

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畱夢炎當國言堂有  
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  
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  
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  
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  
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  
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  
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  
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



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  
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粵謝翱睦方燾劇談  
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  
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  
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真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  
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  
方鳳評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  
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

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汝  
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  
宋一代詩文卷裘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  
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石壁題  
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遊  
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向天末慟哭至  
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  
閒柰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



其心者與士有哀思齊者云脫碣石其如卷兮鉅海  
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翱

朝尋寒露枝莫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  
客來縉州遺我古薰箏中有鴛鴦文色如銅雀瓦浮以  
鬱金蕤蒼蘚籍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但懷郢  
曲悲豈計所知寡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  
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顛肺石來風雨有  
客六七八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蹴君語謂此  
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杵醉者呼  
不應愁者自為苦空櫺寄孤衾展輾如巢樹浩歌散餘  
悲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困羈旅傳聞老桑門  
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閒何  
者為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  
不售賈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況有期輿馬不  
待假倘規宿山中畸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延博案十詩原本署名楊仲宏檢黃潛及薩都刺集十詩相同未知就是楊集自有十首題曰東陽十題今仍原本之舊而別錄揚詩於後以正之云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

一作已

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

一作古

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中廚一作官誤方煮鶴終

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

一作依

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

一作

欲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

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人

一作

鑿磨穿偶至今綫紋

一作系文

虛綠潤雨氣

失一作共

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

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

一作生

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糝

糊蛺一作胡

蝶飛疑去波濤圻漸

一作折轉

無良工今豈有為

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啟

一作昔

蛟龍匣

一作劍

提攜徑

一作竟

出門紅塵走馬處

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

一作牛斗

昏淒涼

一作然

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莫

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

一作蟾

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檠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

一作年誤

中路棄無復向人

明雨宿

一作宿雨

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

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

一作雙鬢鬢字誤

穿甘從穉子笑未受

故人憐雅製餘

一作逾

前古深期在

一作及

暮年素絲今化

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

一作破

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

移野燒龜趺

一作文誤

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



堪悲

臥鐘

龍簾久摧折塵

一作深

埋柰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

挲雅奏多年歌銘文幾字譌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東陽十題

知不足齋輯補

楊仲宏

焦桐

只作全生計惟存半死心芻蕘猶不置斤斧重相尋遂  
使焦釜誰為愛古琴有材不足恃愁絕念知音

蠹簡

往古韋編在何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成形泯  
滅陪秦火搜羅出漢庭斯文天未喪不敢望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  
亦堅而已星如粲者何向來曾自詭持用掇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華堂棄置餘蒼松深踞地白鶴上凌虛風  
格猶森若丹青總翳如苦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雌雄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有蛟龍害寧無星斗文不逢雷煥識埋沒復何云

塵鏡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懸孰使明為暗如觀醜勝妍玉臺終寂寂金鵲尚翩翩政訝開元日虛將盛事傳

廢檠

二尺書檠在如今久棄捐魚膏雖有焰蠹簡獨無緣牆下偕遺礫窗閒帶舊煙却觀提挈處辛苦悔當年

敗裘

寂寞牛衣子能無敝緼袍塵埃須浣濯蟻蝨費爬搔意味存鷄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挲不成讀上有蘇斑斑字畫鍾王輩文章漢魏閒龜趺凋蟲屬螭首落孱顏渤海神明遠今同磴石頑

臥鐘

漢殿經焚後喟然臥草中雕鏤牙板廢鏽澀土花蒙追蠹難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設簾想見古人風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余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遊仙華寶掌閒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

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旣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



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為歉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為辭以相之姑追敘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  
挂還鄉劍真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  
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  
社荒春汐鄉山隕夜星夕陽鄰舍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錄卷九



宋遺民錄卷十

龔聖予 附錄四

龔聖予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予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閒為詩文皆清勁古雅遊戲翰墨為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為韓蘄王孫亦顏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帽野服控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閒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貔貅洗河洛之志而



自晦於驪鞍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萊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耕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効死已而當國

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卽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



霸交馳正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  
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  
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  
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  
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  
藩政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  
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  
大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爲治終不足以盡  
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

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  
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  
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  
鄂渚有警巴蜀侵略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  
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  
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  
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  
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  
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



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俛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爲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畱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



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  
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  
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  
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  
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  
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稟於權臣而後  
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  
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  
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

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  
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道集英殿修撰江西  
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  
憂改官承重旣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  
尚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  
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  
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  
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  
丞相駐軍阜亭山是夕丞相陳宐中遁去十九日甲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  
北軍畱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  
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 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  
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弋 其客杜濬及厮役其十  
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  
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明以輕兵護出境聽所  
之經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遇哨馬殺  
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巖牆得免歷七水寨由

秦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  
溫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  
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  
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零都乘勢遣兵攻  
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竝起應之興  
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  
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  
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陽



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  
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  
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  
問德祐爾君何爲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  
德祐旣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  
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  
者爲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  
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立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  
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旣去天位如何是

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  
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爾是忠臣不走出城  
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  
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旣知做不得如何  
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  
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  
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  
年矣宋瑞囚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  
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爲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



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嚮再拜以死其贊曰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  
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  
具因求得贍本取其始末爲傳與趙陸二傳竝存而有  
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  
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聲援  
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  
者無議爲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

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  
遣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君之急云耳使  
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  
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  
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  
可到汴旣人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  
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丘門扣關而  
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況身親  
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爲用也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  
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  
穎悟異他兒邵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  
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  
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  
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  
章子美瑄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畱婦家  
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斂板轅賀而

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與制使有連又殿撰贛瑄於是  
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  
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  
與人交不翁翁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閤要以主賓情接  
爲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閤有集則  
持敬尊俎閒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  
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宐文  
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  
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宐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投閑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爲少後密  
爲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閒也未幾印制使應雷率  
於維揚闔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  
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  
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  
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  
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  
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旣  
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

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  
中未幾隨王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  
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宐中旣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  
在兵閒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  
助之期底於濟議又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  
傑謂宐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  
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宐中惶恐卽日召還遷  
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  
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怠旣罷則望海



山淒然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  
實隨宐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  
崖山南軍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  
鋒而以中部居宸宸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  
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劔驅妻子  
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  
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硯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  
二月六日癸未蹈海錄無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  
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

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  
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  
略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  
大體勿以詳略爲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  
孝聞死節有趙公師且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  
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支無續  
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  
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無  
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



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偉節斯為可愧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司走者何所再造而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遑遑遷轉而已國之亡

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廷博案此贊元本所佚從蹈海錄錄補

陸君實傳後序廷博案元本無後序今從蹈海錄錄補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邱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在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厓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明年南遷化之碇洲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拜張世傑少傅爲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于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宐中以宰相爲山陵使事畢宐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六月世傑等遂

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阨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宐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巳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竝進江東宣慰使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元



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已未宏範兵至厓山庚午  
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  
渴甚則下瀾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  
軍中大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癸未大戰恒  
南向隨潮下宏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至日中戰  
未  
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  
服抱宋主赴水死后官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  
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寶至元之十六  
年也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

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眾盡沒自  
是嶺海閒無復宋軍旗幟矣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  
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  
何官爵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  
謬故久未敢稱述頃遊宣城有蘇章者縣小吏也僕  
解后見之戲謂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  
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  
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非  
字也僕為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寶章其人



宋道且金卷十  
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  
不足徵久矣他何譏焉姑敘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  
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黃潛謹敘

文丞相傳補遺

張樞

淮陰龔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  
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中  
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於爲義不爲權臣所喜起輒躡  
及德祐初始拔大用而國已不可爲矣王師至吳門一  
月間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轅門而大

臣以國降矣旣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竄崎嶇險阻危  
者數矣獲至於閩丞相將以有爲也而陳宐中忌之防  
之甚於防姦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噫宋固天亡之也  
否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哉丞相旣俘其夫人歐  
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  
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旣執尚安  
所顧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丞相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  
之間惟我與汝子旣美龔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慙



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輯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

一作亡

朋友之至情

一本云挽歌哀亡之至情

因能事而寓

一作發

至情尚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聞

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

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

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

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

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

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閒蓋知哭其私而不知

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

人哀之尚無閒於親疎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為萬

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

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

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為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

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

得之辛侍郎來莘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

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



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  
遂膽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  
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  
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  
至則登載惟不出處大略已見鄙文或曰厓山敗時公  
位右丞相樞密使非也雖然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  
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爲之定名故字而不爵  
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悼陸君實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沈身蹈  
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瘞君臣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鼈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鞏  
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爲滄海  
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曾聞  
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

廷博案此首元本  
不載從蹈海錄補



數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餒  
史書猶日白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  
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高馬小兒圖

以下知不足齋補輯

華驪料肥九分臆童子身長五尺饒青絲鞋短金勒緊  
春風去去人馬驍莫作尋常廝養看沙陀義兒皆好漢  
此兒此馬俱可憐馬方三齒兒未冠天真爛熳好容儀  
楚楚衣裝無不宐豈比五陵年少輩胭脂坡下鬪輕肥  
四海風塵雖已息人才自少當愛惜如此小兒如此馬

他日應須萬人敵老夫出無驢可騎乃有此馬騎此兒  
呼兒回頭爲小駐停鞭聽我吟新詩兒不回頭馬行疾  
老夫對之空嘖嘖

黑馬圖

八尺龍媒出墨池崑崙月窟等閒馳幽州俠客夜騎去  
行過陰山鬼不知

瘦馬圖

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天曹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  
夕陽沙岸影如山



自題中山出遊圖

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如顧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可惜去人物料大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顧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濶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耶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洒顧真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譬之書猶真行之閒也鍾馗事絕少僕前

後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焉

耳

髯君家本住中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為小獵無鷹犬以為意行有家室阿妹韶容見靚妝五色臙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幘烏衫固可烹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卻愁有物覩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為掃除馬嵬金馱去無跡

僕為虛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謝極筆勢



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南山有雄豹隱霧成變化奇姿驚世人毛物亦增價天  
上房星滉瑞光孕成白馬而黑章爲誰容易來中國風  
雪天山道路長頭爲王欲得方目爲相欲得明春爲將  
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絕憐此馬皆具足十五肋  
中包腎腸嗟予老去有馬癖豈但障泥知愛惜千金市  
駿已無人秃筆松煤聊自得君侯昔如汗血駒名場萬  
馬會先驅山林鍾鼎今何有歲晚江湖託著書白雲未  
信仙鄉遠黃髮鬢髮健有餘飲酒百川猶一吸吟詩何

嫌萬夫敵我持此馬將安歸投之君侯如獻璧君侯作  
詩凜馳騫八荒滿盈動雷雨定知此馬知此意獨欠老  
奚通馬語曹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萬占其傳非畫  
亦非詩要在我輩之襟期君侯君侯知不知

自題山水卷

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  
空負寒齋昨夜鐙

題趙鷗波高士圖

雪氣侵人臥欲僵苦勞明府到藜牀主賓問答皆情語



何用閒名入薦章

題昭陵什伐赤馬圖

赤驥馳僧去玉關換他白馬載經還誰憐什伐飛龍子  
贏得金創臥帝筵

一字至七字觀周曾秋塘圖有作

秋秋瀟灑清幽人靜處水邊頭波紋細細風色颺颺鷗  
鷺情相狎鳧鷖樂自由疎葦敗荷池沼巨蘋紅蓼汀洲  
幾竿漁釣去已盡一段晚雲寒不收

兒子咸畫鴈老人作江天仍作詩命咸書卷上

朔方六月猶有雪江南十月冰未結鴈門一夜起秋風  
飛到江南未八月江南處處多稻梁景物何獨爲瀟湘  
沙汀月暗漁火起警奴一夜空荒忙休言汝肉不登俎  
全身已被家兒取猶幸先生有愛心放汝長江得容與

題自寫蘇黃像

海風吹髮如短蓬精魄弄成禿鬢翁歸來已覺陽羨鄰  
里喜不似雪堂概江空六年歲月幪尊中何況如今一  
螺墨安能及公目如初生犢細觀此畫尤崛奇兩顴巉  
巖無剩肉百年光景春夢婆人閒遂少天上多一炷清



香留永日奈此堂堂不語何譬如寶鼎淪洄水萬天之  
力那能起後來博古彼誰子猶寫雄深吞簞盞不然豈  
徒有三足兩耳 天地中間泣神鬼 人之龍文  
之虎人言海內四學士又云蘇門六君子洪厓肩高萬  
丈餘談笑拍摩何軒渠當爲誰作前者王當爲誰作後  
者盧詩到聖時不讀書高處豈獨煮湯坐團蒲豈非迢  
迢百世下好事亦寫蘇黃圖又非中郎虎賁之有身又  
非叔敖身後之 死典刑摩詰劣少須一丈精神三尺  
素光芒射人數百步布袍便是山谷褐可能其中有菜

肚

宋遺民錄卷十



